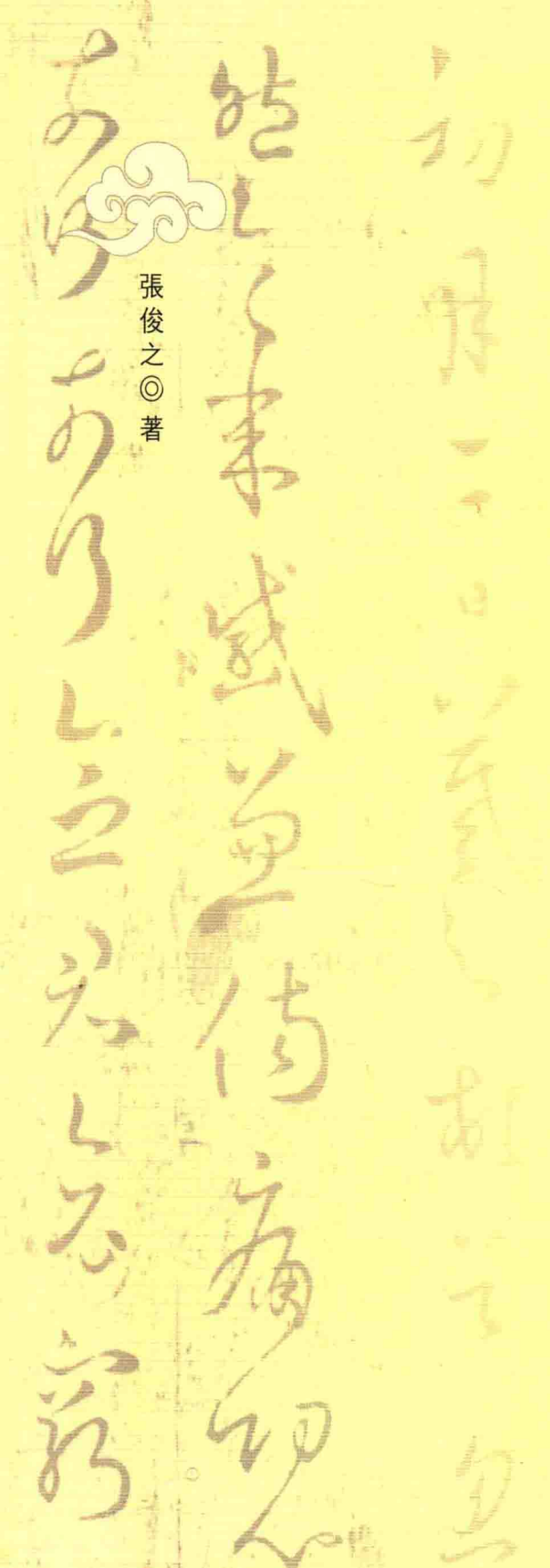


二王雜帖詞彙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俊之◎著



二王雜帖詞彙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俊之◎著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
基金項目（編號：11YJA740117）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二王雜帖詞彙研究 / 張俊之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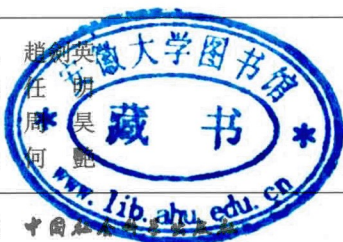
ISBN 978-7-5161-6062-6

I. ①二… II. ①張… III. ①法帖-詞彙-研究-中國-東晉
朝代 IV. ①H1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94986 號

出版人
責任編輯
責任校對
責任印製

趙劍英
任明
周昊
何艷



出版
社址
郵編
網址
發行部
門市部
經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100720
<http://www.csspw.cn>
010-84083685
010-84029450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裝訂
版次
印次

北京市興懷印刷廠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印張
插頁
字數
定價

710 × 1000 1/16
18.5
2
330 千字
65.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010-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二王雜帖詞彙研究”(編號:11YJA 740117)

《二王雜帖詞彙研究》序

董志翹

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帖，不僅是書法寶藏，而且是中古漢語研究的珍貴語料。一是因爲信手寫來，直抒胸臆，真實反映了時人的情感及風尚習俗；二是因爲“至親無文”，不加雕飾，多俚俗人口語，切近當時的實際語言。作爲漢語辭彙史研究的材料，其價值自不待言。但要正確釋讀雜帖，進而以雜帖中的詞語爲研究對象，亦有多重困難。

錢鍾書先生有云：“六朝法帖，有煞費解處。此等太半爲今日所謂‘便條’、‘字條’，當時受者必到眼即了，後世讀之，卻常苦思而尚未通。”“當時易讀矣，亦未保後世之不難讀也。直道時語，多及時尚，世革言殊，物移名變，則前人以爲尤通俗者，後人愈病其僻澀費解。”“家庭瑣事，戚友碎語，隨手信筆，約略潦草，而受者了然。顧竊疑受者而外，舍至親密契，即當時人亦未遽都能理會。此無他，匹似一家眷屬，或共事僚友，群居閒話，無須滿字足句，即已心領意宣；初非隱語、術語，而外人猝聞，每不識所謂。蓋親友交談，亦如同道同業之上下議論，自成‘語言天地’，不特桃花源有‘此中人語’也。彼此同處語言天地間，多可勿言而喻，舉一反三。故諸帖十九爲草書，乃字體中之簡筆速寫，而其詞句省縮減削，又正文體中之簡筆速寫耳。”周一良先生亦云：“六朝人法帖之書割中，每多當時習語不可解處。而文字難於辨識，益增困難。”

誠如錢、周二位先生所言，研究二王雜帖詞語，至少有三重障礙：

其一，二王雜帖大多爲親朋同僚之間的短簡便條，涉及內容往往是特定語境中雙方了然之“家庭瑣事、戚友碎語”，“無須滿字足句”，故語言往往“神龍見首不見尾”，極具跳躍性，缺乏系統性、詳備性、邏輯性。對當事人而言，則可心領神會，舉一反三，而局外之人，當時亦有百思而不得其解者，更何況時至兩千年後的今日。

其二，二王雜帖中多魏晉口語，具有較爲明顯的時代特色和文體特

色，由於數千年來，一直由“文言”佔據主導地位，此類詞語其他文獻中較少載錄，所以對一些詞或詞義的確定，首先要借助於訓詁，要求研究者有較為扎實的訓詁功底。

其三，二王雜帖大多以書家法帖身份傳世，“諸帖十九爲草書”，雖絕非隨心所欲的亂寫，但畢竟更注意於審美，故文字結構簡省、字形奇變百出，筆勢連綿環繞——這給後人正確識讀帶來了困難。更何況，流傳至今的法帖大多已非原物，多經歷代摹寫翻揭，或者僅是前人楷定，其中難免以訛傳訛，這更增添了識讀的難度。

正因爲此，二王雜帖一直爲書法界所重，在漢語史研究領域，雖有錢鍾書、周一良、郭在貽等先生道夫先路，但系統研究二王雜帖詞語的成果蓋寡。

俊之於2010年金秋考入南京師範大學攻讀“漢語史”博士學位，此時我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以來中古漢語辭彙研究論綱》結項不久，在該書中，曾專門論及“中古雜帖書信辭彙研究”的現狀，考慮到俊之有較為扎實的訓詁學基礎，因此，在與俊之商討學位論文選題時，就建議他以“二王雜帖辭彙”爲研究對象，俊之雖深知其難，但還是愉快地同意了。

漢語史的研究，一旦方向決定之後，首先面臨的是語料的收集與鑒別，這也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之一。於是俊之一頭扎進了二王雜帖，踏踏實實地從收集材料、鑒定材料做起。首先，他從“二王雜帖書跡的流傳”、“二王雜帖釋文的輯錄與整理”入手，對傳世的二王雜帖進行了認真的梳理。他認識到“現存二王雜帖有兩個系統：法帖和釋文”，具有“同時資料”和“後時資料”的雙重性質。爲此，他在廣泛收集國內外二王雜帖的各種寫本、楷定本、校釋本的前提下，綜合運用傳統的考據方法及現代數據庫計量統計的方法，全面比較、逐字考訂，糾正了古來諸家釋文和《全晉文》錄文錯誤數處。如：

知汝殊愁，且得還爲佳也。冠軍整暢釋，當不得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辦行動，潛不可耳。（義，J25/1601a）

此帖意思大體可懂，只“潛不可”實在讓人費解。其中的“可”字很值得懷疑，因爲《閣帖》中的“可”一般作𠂔、𠂕等形，與此帖有明顯的差別。《大觀帖》亦載此帖，其中有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不同：“潛”下幾字共爲一行，其中所謂的“不可”二字形體相連，實爲“處”字，

《閣帖》中的“處”作𠂔（卷六）、𠂔（卷七），字形正同。而《閣帖》將此字割裂，並分屬兩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也就難怪釋文出錯了。

“潛處”是“藏匿不出”的意思，歷代文獻中多有用例，如王充《論衡·吉驗》：“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曹植《洛神賦》：“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于君王。”帖中“吾病來不辦行動，潛處耳”就是指因身體欠佳、行動不便而不得不深居簡出。

僅此一斑，即可窺其全豹。全文類似條目不在少數，大多能發前人所未發，使千古疑團煥然冰釋。正因為俊之首先在語料的收集與鑒別上超越了前人，因此使自己的詞彙研究建立在了堅實的基礎之上。

由於以往二王雜帖詞彙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一些疑難詞語的考釋，或為單篇論文，或是各類專著的零星涉及，因此，最大的不足在於缺乏系統、全面的研究。要做到系統全面地研究，首先必須對二王雜帖詞彙的特點有一總體的把握。經過對材料的深入鑽研分析，俊之感到：“一方面，作為一種實用文體，完整的二王雜帖首尾皆有套語，中間亦多固定的表達模式。另一方面，現存二王雜帖多為弔喪問疾和傷別問候之帖。所以，有關書信往來、聚集闊別、身體健康和疾病夭亡等詞語在二王雜帖中習用”，這些正是二王雜帖的用詞特色。俊之便以此為切入點，對其中習用詞、感情類同義詞以及新詞新義作了專題研究。如將二王雜帖中的習用詞按義類分為“書信”、“婉辭”、“聚散”、“健康”、“疾病”五大類進行系統研究，並探討其形成與流變。將二王雜帖中的感情類同義詞，根據感情色彩分為“憂愁”、“掛念”、“安慰”、“悲傷”四大類，然後以聚合關係為經、以情感類型為緯，排列比較，求同辨異，使我們不僅對二王雜帖詞語有了一個直觀的印象，並且進而對六朝法帖詞語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特別是在習用詞研究中能對其形成及流變作了較為深入的探索。最後的“二王雜帖詞語釋義辨正”，對一些辭書收錄、前人涉及然未能準確釋義的詞語，結合雜帖中的語言材料加以辨正，結論多有可取之處，充分體現了作者札實的傳統訓詁學及文獻學功底。

另外，俊之在研究方法上也可圈可點。他首先創建了二王雜帖的電子語料庫，並對全部語料進行了詞語切分和詞性、詞義標注。這就使其詞彙研究一改以往隨機取例的做法，而是實現了語料檢索的窮盡性、周遍性。故全書附有大量統計表格（如各類詞出現的頻次表、各類詞的組合關係表），這就使我們不僅能清晰地瞭解到二王雜帖中各類詞彙的質的發展變

化，同時也看到了量的變化。特別要提到的是，原博士論文後附有“二王雜帖訂誤總表”、“二王雜帖考異總表”、“二王雜帖異文總表”三個表格，顯示了俊之踏實、嚴謹的學風，但他認為此三表尚待完善，此次未附於書末，算是一點遺憾吧。

總之，俊之的《二王雜帖詞彙研究》是中古漢語專書詞彙研究一次成功的嘗試。如果說還有什麼希望的話，那就是希望俊之再接再厲，在二王雜帖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研究範圍，廣泛收集中古時期（東漢至隋）雜帖材料，寫出一部《中古雜帖詞彙研究》，為中古漢語詞彙研究填補一個空白。是為序。

乙未仲夏於

金陵石頭城下、秦淮河畔

說 明

一 引文標注

①二王雜帖：如“羲，J22/1582a”，表示“王羲之帖，《全晉文》卷22第1582頁上欄”；“獻，J27/1615b”，表示“王獻之帖，《全晉文》卷27第1615頁下欄”。餘類推。《全晉文》為中華書局1958年版，原句讀基本只有圈號，今一律用新式標點；凡本人認為不當之處，或徑改。

②佛經文獻：如T52/322b，表示《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冊/322頁中欄，餘類推。注明著（譯）者、書名及其年代，不注篇名和卷號。

③敦煌寫本：P. 為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P. Pelliot）編號；S. 為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藏斯坦因（Stein M. Aurel）編號。

④叢書、類書中析出文獻僅標注卷號；一些常見古籍引自通行本，如《詩經》等採自《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為中華書局標點本，或不出注。

二 書目簡稱

1. 《大詞典》——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年版。

2. 《大字典》——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四川辭書出版社、崇文書局2010年版。

3. 《閣帖》——《宋拓淳化閣帖》，中國書店1988年影印。

4. 《刊誤》——（宋）黃伯思《法帖刊誤》，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考異》——（明）顧從義《法帖釋文考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 《考正》——（清）王澐《淳化秘閣法帖考正》，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 《墨池》——（宋）朱長文《墨池編》（二十卷），清康熙本。
8. 《釋文》——（宋）劉次莊《法帖釋文》，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 《堂帖》——（清）梁詩正等《三希堂法帖》，中國書店 1986 年影印。
10. 《要錄》——（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清）張海鵬輯《學津討原》，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90 年影印。
11. 《音釋刊誤》——（宋）陳與義《法帖音釋刊誤》，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 《齋帖》——（宋）米芾書《寶晉齋法帖》，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13. 張溥本——（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明崇禎本。

三 行文稱謂

爲行文簡潔，凡參考、引用前賢時彥的研究成果，均略“先生”之敬稱。

目 录

緒論	(1)
第一節 二王雜帖的流傳與輯錄	(1)
一 二王簡介	(1)
二 二王雜帖名義	(3)
三 二王雜帖書跡的流傳	(6)
四 二王雜帖釋文的輯錄與整理	(8)
第二節 二王雜帖的文本現狀與整理	(13)
一 二王雜帖文本現狀	(13)
二 二王雜帖文本整理	(24)
第三節 二王雜帖詞彙研究概說	(45)
一 二王雜帖詞彙的研究價值	(45)
二 二王雜帖詞彙研究的成果	(48)
三 二王雜帖詞彙研究的局限	(50)
第一章 二王雜帖習用詞研究	(58)
第一節 二王雜帖習用詞分類	(58)
一 書信類	(58)
二 婉辭類	(68)
三 聚散類	(81)
四 健康類	(86)
五 疾病類	(97)
第二節 二王雜帖習用詞的形成與流變	(107)
一 二王雜帖習用詞的形成	(108)
二 二王雜帖習用詞的流變	(116)
第二章 二王雜帖情感類同義詞研究	(126)
第一節 二王雜帖同義詞概述	(126)

第二節 二王雜帖情感類同義詞	(133)
一 憂愁類	(135)
二 掛念類	(144)
三 安慰類	(146)
四 悲傷類	(148)
第三章 二王雜帖新詞新義研究	(172)
第一節 二王雜帖新詞考釋	(173)
第二節 二王雜帖詞語新義抉發	(214)
第四章 二王雜帖詞語釋義辨正	(243)
第一節 釋義的正確性考察	(243)
一 不解詞語生成機制	(244)
二 誤讀語境	(249)
三 望文生義	(254)
四 對複合詞的語素義失察	(258)
五 迷信舊說	(262)
六 不明語源	(265)
第二節 釋義的準確性考察	(267)
餘論	(275)
後記	(285)

緒論

第一節 二王雜帖的流傳與輯錄

一 二王簡介

二王，指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

王羲之（公元303？—361？），字逸少，爲魏晉名門望族、世代簪纓的琅琊王氏子弟，東晉名相王導從子，曾任右軍將軍，故世稱王右軍。平生與王述（字藍田）不協，後王述爲揚州刺史，挾私憤檢校會稽郡甚急，身爲會稽內史的王羲之恥爲其下，於是在永和十一年（355）於父母墓前自誓去官。《世說新語·仇隙》記其事云：“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①從此成爲他本來向往已久的“逸民”，與東土士人盡遊山水，弋釣爲樂。“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偏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晉書·王羲之傳》），故世稱“王許”。年五十九卒。

王羲之的最大成就自然是書法，被後世尊奉爲“書聖”。梁武帝《書評》云：“王羲之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②《晉書》本傳載唐太宗制云：“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

① 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96—497頁。

②（明）陶宗儀：《說郛》卷87，中國書店1986年據涵芬樓影印。

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故爲後世所法，如《新唐書·儒學傳上·歐陽詢》：“詢初效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

其操履識見亦爲人所稱。《世說新語·賞譽》：“大將軍（王敦）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庾公（亮）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殷中軍（浩）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①可見當時名士對他的推崇。宋洪邁云：“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②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弱冠之年，與表姐郗道茂（郗曇女）結婚，後迫於皇室壓力，選尚新安公主，遂不得已與郗氏離婚。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秘書丞。後爲衛將軍謝安長史，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於官。後世爲與其後繼任中書令的王珣相區別，稱爲“王大令”。

獻之少負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他“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晉書·王羲之傳》）其書法成就之高、爲人之桀傲清高，於此可見一斑。

二王父子雖然書風不同，但均得當時士人的愛重。“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裘，置左右以翫之。”（《晉書·王羲之傳》）後世常以“羲獻”稱其父子，如唐張懷瓘：“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於實者籀、斯。”

① 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49—256頁。

②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10，四部叢刊本。

李都《戲答朝士》：“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魂。”或稱為“二王”，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梁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①唐羅隱《寄酬鄴王羅令公》詩之一：“書札二王爭巧拙，篇章七子避風流。”^②推崇二王書法者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絡繹不絕，故雖屢經兵火，其作品仍得以相對較多地流傳下來。紫禁城養心殿西，有清高宗珍藏歷代法書真跡之室，其中有王羲之《快雪》、王獻之《中秋》、王珣《伯遠》三帖尤為珍貴，因名“三希堂”。這些作品，尤其是其中的雜帖，書法方面的重大意義自不待言，對研究東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多有裨益，更是研究中古時期漢語口語的寶貴語料。

二 二王雜帖名義

帖，本是用絹帛做的書籤。《說文·巾部》：“帖，帛書署也。”段注：“《木部》曰：‘檢，書署也。’木為之，謂之檢；帛為之，則謂之帖。皆謂標題，今人所謂籤也。”王筠《句讀》：“即今之書籤。”作為動詞，有“粘貼”之義，如《木蘭詩》：“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在隋代出現雕板印刷技術之後，人們將名家書法作品摹勒於木、石之上，然後拓印下來，製作成拓印本，供收藏、賞翫、臨摹之用，亦稱之為“帖”。如唐李商隱《擬意》詩：“書成祓楔帖，唱殺畔牢愁。”^③宋蘇軾《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詩：“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笥。”^④清龔自珍《說刻石》：“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為名矣；唐以後，始以為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為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頗在於是矣，名為帖。”^⑤

“帖”既是書法作品，故又稱為“書帖”，宋梅堯臣《張聖民學士出御書並法帖共閱之》詩：“刑政二字布楷法，古今書帖未足觀。”^⑥或稱為“墨帖”：宋曹士冕《法帖譜系·廬陵蕭氏本》：“右先伯父太博作邑和州

①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572頁。

② 《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7584頁。

③ 同上書，第6251頁。

④ （宋）蘇軾著，（宋）王十朋集注：《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25，四部叢刊影宋本。

⑤ （清）龔自珍：《定盦全集》續集卷1，清光緒二十三年萬本書堂刻本。

⑥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45，四部叢刊影明萬曆梅氏祠堂本。

之倉山，得墨帖于丞相兗國劉公。”^①又因其作為書法的範本而被效法，故又稱為“法帖”，《法帖譜系·雜說上》：“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跡，集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其名不同，其實一也。

“雜帖”之稱，首見於唐代，且與二王法帖有關。據唐何延之《蘭亭記》載，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貞觀初下詔購求，凡其真草書帖，幾盡遺逸，只有《蘭亭》一直未知下落。後來聽說《蘭亭》為辯和尚收藏，於是將他召入宮中，恩遇有加，但他堅稱“墜失不知所在”，太宗無奈，只得放歸。如是者三，終無所得。於是太宗希望“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房玄齡便推薦了梁元帝曾孫、監察御史蕭翼。蕭翼對唐太宗說：“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②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稱“雜帖”、“二王雜帖”最早的例子。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太宗於右軍之書，特留睿賞……《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拓書人湯普徹等拓《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人玄宮。至高宗，又勅馮承素、諸葛貞拓《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③

由此推知，“雜帖”之稱，最初當是與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相對的，為一類法帖的總稱。之所以命之為“雜”，一是緣於地位上的差異：它們不像《蘭亭序》等書法作品那樣“正”、那樣受推崇，這正如現在軍隊有“正規軍”和“雜牌軍”之異、產品有“名牌”和“雜牌”之別；二是內容較為繁雜，沒有統一的主題。這些“雜帖”的共同特點是：沒有名稱（部分有名稱，但均是後來所加），一般比較短小，率意輒書，多為寫給親人、朋友的書札，內容涉及日常生活。正如北宋歐陽修所說：“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④又跋懷素法帖云：“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⑤從今天的語言研究者角度看，因其為親友間互通近況的尺寸短書，

①（宋）曹士冕：《法帖譜系》，明刻百川學海本。

②（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頁。

③ 同上書，第114頁。

④（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137，四部叢刊影元本。

⑤（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141，四部叢刊影元本。

真實親切，從容隨性，所以保存了大量彌足珍貴的中古口語；但又因其書寫揮灑隨意，給後人識讀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後代在使用“雜帖”一詞時，其所指產生了一些差異。宋黃伯思的《法帖刊誤》“乃伯思官洛中時，觀（王）珍家所藏《閣帖》作”（四庫提要），此書二卷十章，上下卷各五章，與《閣帖》十卷相應，但各章標目則有不同。現將二者章目表列於後：

《閣帖》卷目	《法帖刊誤》章目
歷代帝王法帖卷一	第一帝王書
歷代名臣法帖卷二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歷代名臣法帖卷三	第三晉宋齊人書
歷代名臣法帖卷四	第四梁陳唐人書
諸家古法帖卷五	第五雜帖
法帖卷六（王羲之書一）	第六王會稽書上
法帖卷七（王羲之書二）	第七王會稽書中
法帖卷八（王羲之書三）	第八王會稽書下
法帖卷九（晉王獻之書一）	第九王大令書上
法帖卷十（晉王獻之書二）	第十王大令書下

《閣帖》卷五中有（原題）：蒼頡書、夏禹書、魯司寇仲尼書、史籀書、秦丞相李斯書、秦程邈書、唐校書郎廣平宋儋書、衛夫人書、古法帖、隋朝法帖、隋僧知果書、何氏書、蔡琰書、古法帖、僧懷素書、張旭書、古法帖，計十七帖，或有名有姓，或無姓氏可考，且時間跨度大，來源繁雜，難以像其餘各章一樣命名，所以黃伯思命名為“雜帖”（其餘均稱“書”），以對應於“諸家古法帖”。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王右軍集》所載二王帖多有帖名，如“瞻近帖”之類，而卷二將“汝宜速下”、“去冬遣使”等九帖統名為“雜帖”。這與前述唐人所稱“雜帖”之義是有一些區別的。

“雜帖”以前專指墨跡或拓印本，是實實在在的書法作品。至於雜帖的釋文，是不稱“雜帖”的。以二王雜帖釋文為例，唐張彥遠所著《法書要錄》，是第一部彙輯並選錄唐以前書法資料的總集，末卷錄載王羲之四百六十五帖釋文，總其名為《右軍書記》（末款題“右軍書語”）；王獻之十六帖，總稱為《大令書語》。宋朱長文著《墨池編》，稱二王雜帖